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荅大理段寶

明傅友德

我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天兵所至神龍
助陳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
世寬命延息以至於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
仇不降何待

荅郡守

宋濂

尺牘

六

一

元春書

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
輒驚怖杵擊下上面無色澤近來衰孱益甚自
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
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
閒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
一出衆事皆弃

與鄭叔度

方孝孺

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為
輕重棄不為佃菜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咲曰

古人有三旬九食餅無儲粟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

荅楊仲舉

楊士奇

別後次日觀蔣家墳得暑疾雖服藥少減至今牽纏腹痛無半時寧息也苦鬱可量而與人作三詩亦勉強自排耳

又

別後言語游至遂弭祀人之憂且又放意作江

天牘卷之五十六

二

湖歲時詩客也風雅翼望發來便裝補註煩轉達存誠乞賦清隱詩一二日送孝子來

與徐少詹溥

楊守陳

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計而喜游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一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况已索然矣

與牛都閫

張寧

此後湖山風月當盡入尊俎閣下遂為東南一

偉人矣少間當操豚蹄壺酒為歲寒軒賀其始
有主人也

與彭鳳儀

何高新

陳公甫出處自有深意閣下列薦於朝實好賢
之篤也然使起而任事得無如魏桓之言乎志
有不行得無作閔仲叔恨乎天下之寶當為天
下惜之正不必強之出也

答李鏞

歸田以來憂患不干其心毀謗不入于耳視陸

尺牘卷之五十六

三

宣公在忠州蓋過之矣方少壯時猶不如人况
老且疾豈可再起以取後生描畫哉倘相知有
問及者煩告之曰老病日侵不堪當世用矣自
古及今再起者孰能善其終哉寇萊公王三原
且然况其他乎

與楊應寧

李東陽

花帶一條得之謝先生者轉以相奉願附於呂
虔佩刀之義物不足論其人故可重也

與王濟之

自接跡臺閣四三年來飲醇挹清賴以不墮汗
濁者多矣撓亂之懷近益加甚亟欲乞身辭退
而橫罹羈帛緬思班馭既仙東南洞天夔隔塵
世羨慕之極不能為情憂勞併集久踈候問亦
坐初心日負無辭以相白耳

荅李憲長

陳獻章

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顧受之者汗顏耳病
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藥羅浮訪
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峯少償夙願然
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

八續卷之五十六

四

與左行人

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
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
近藁十數錄別帑早晚東游則此帑或可隨行
有至飛雲頂且令從者歌之為我通一語於山
靈也

與左知縣

昨來枉顧老夫甯中又着一左明府矣

復立學正

羅倫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倫風慕斯人而顛沛
一出昔淵明之出為饑所驅為倫驅者寧饑已
乎

簡辨上人

程敏政

承惠佳菜又於禪榻卧餐漸成有髮僧矣所和
詩佳句層出但微有重複今用古人摘句例商
確數處足成四章請錄入卷庶此歸林下把翫
如挹清風也

與張進之

儲罐

兩中檢敗篋得舊稿數篇奉覽甚媿浣目鼎珍
禁饜飽飫之餘亦須一嘗麥莧之盤知世間別
有此味也

荅林待用

平世用人多循資望世安二者兼有之感公意
欲以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
陳也呵々側室比生一子今已彌月親賓致賀
俱堅卻只乞公一詩為此兒壓災也

寄仰國賢

子仁書種々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其窮
厄然耳

寄楊君謙

承屢貺問冗懶之故奉荅不敏君謙當諒其無
他也矐在此忽々度日計平生竭蹶以得者不
滿君謙一咲亦以是沮於執筆耳知之知之

荅楊應寧少傅

林俊

事叢身益瘦每及歸諸老輒相阻不知平生僅
此易退一小節茲出特併失去矣三月滿力請
骸骨卯禱夜話當數夕戒也

奉楊石淙先生

李夢陽

壯歲性狂膽麓高視獨行四方是負義之所拂
投冠便往以為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為安於是
一擬江左再圖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樓才弱
力寡自鄙自嗤去年室人喪三子蠢孫孺家事
埤躬顛毛漸種々矣夙志謂何臨境竊歎邇卜
域鈞州大陽山地其泉石幽曠想於茲為老矣

又

西巡諸作矜持嚴整大而來化立朝之作廊廟
冠冕俊拔典則邈塞之作忠誠奮揚視畫槩見
歸田之作幽眇流行情渙意層變化百出矣雖
唐宋調雜瑜瑕靡掩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

與吳廷舉

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共有海內之名而
往昔邂逅湖東交衽接席竒情未諒各負氣不
下致生異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然於心無他
也患難相值風萍偶聚頭擯耳摩臥起相聞酒
食延呼數月之間西襟遽豁轉為綢繆前何以
戾今何以歡隱衷忤懷彼此獨知矣

與黃宗賢

王守仁

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鴈蕩之約親友牽絆弗能
自由五月終決意徃值烈暑阻者益衆復不果
時與曰仁稍尋傍近渚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
絕處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徃又月餘乃從上虞
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

阮藉之志在日獲醕酏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荅王德徵

王九思

九思者當世之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為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里當世之士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罵而執事之書曰吾何愧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與張允清

劉麟

計別後當坐對空尊日嚼杞菊豈不自苦柰何天復苦之燬傷屋廬爰及琴書近來啟處何如行窩何安仙眷郎君非儻居可廣及門之客幾人想揮毫吟灑不讓杜陵歌叟庖丁能無改乎

又

思先生一航常似米家如蘭亭護持者尚多黃汝明曰坦中風雅當是煨燼之餘亦可以例推感先生不事家人生理僅有此樂用切拳、恐悅生之興少損為不樂者累日雖然神物之妙實存乎人至于玉體者鑒識百靈之主可置一嘆于其間耶况八萬蠻箋到笥天趣出諸手中

豈若他人託形影於糴糶之餘耶世澤汗牛敢
附一問

又

龍津一志麟感激欲死裴度還玉不疑償金何
足以喻不然則馬周自應名世耳麟藉手以見
龍津于地下文字大物生死大義匪遭盛德何
以裕如古有大賢指其腹曰容公等數百輩麟
今遊公腹中公知之乎於死友惟此欠事今得
之可以死矣面時叩首

又

尺牘卷之五十六

十

麟曾以收骨事告公不一許今前路轉逼必
須垂聽大義如公天地幾人古云使死者有知
生者不愧其言可謂信矣公今一言是季路要
我豈活之哉浚之銘冲之傳麟藉重其義一也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六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七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與陳魯南

明顧璘

璘今春長居墓田舊時草堂移入山中數舍四面竹松前通古道可步尋諸寺有福金古曇果斌諸僧談禪和詩皆有能事後有崇密飯食一登南對牛峰石嶺西望大江令人灑然忘死去公別業僅可三里仲子亦嘗步造他日與公樂事無窮只少耐耳

尺牘卷五十七

一

元春書

與何塘

何景明

海內朋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於高陵獻吉羈處於大梁德涵久廢於岐下子衡伏竄於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珍瘁之歎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於情得矣恐不免於褊心之譏而或謀於進退之道也

復文温州

徐禎卿

枉手書垂慰謂當以三代人士自期僕何人敢
奉明誨竊聞之人性不同譬之牛羊自有順逆
但貴無邪恥而合大雅耳僕雖好小技亦非大
垢惡即遭挫辱殊不愧此心三代人士固非所
望有知我者亦當置我於名士間矣

與劉子

僕少時不解人好憎往々學吟咏擬古人賦謬
為先輩所推獎而忤於時流排於俗吏羝羊逆
性卒不能與時伍佞倂方欲飽極聖經周覽子傳

又廣卷之五十七

二

雅史記子虛之文以坐償宿心未易一二道者

徐有書三篇是六
朝高手當別綴

復河南憲司

崔銑

諸公欲立後渠書院理負鄙官田俾寒戶為業
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
十餘禩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
以糊口僕又蚤失偶一婢結灑掃一子能自力
食財一孫甫成童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
玩止易論語亭下脩竹十箇又愛古人始生非

祭不宰鷄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
固以辭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
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忝同大
慶

荅張秀才

祝允明

大都欲務爲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謁語
俛人脚汗不能自得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
唐文無若觀六朝晉魏等而上之以極六藉元
與本朝雖佳者亦毋又多視其否者請遂絕
跡毋令廁我面側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垓一乘
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

與朱憲副

耄夫馮杖患人藉醫忽然失之顛踣委頓適以
謗陋夙賴鐫輔自頃睽判闊然春秋明公翱翔
冲舉切摩烟霄賤迹淹伏蓬藿志闕紆紱腸非
木石能不動搖明發不昧何復自已

與唐寅

吾昔窺是業甚蚤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

手瞪視者甚久不敢姑一跳躍以得瓊瑤故且
循涯而涉至於今雖略獲其蜀武然故乏踳鐵
之蹄料其後恐終不入伯樂氏目極自惋也然
不能無望於中每覽執事詩筆又興觸此意或
相面則輒為家市薪米之語所先氣已衰暗此
意竟不得大發而長鳴之

東何文西

客廚乏良醞亦是急務昨見君所泥尊滿地能
分一芭過一河罽醪也青趺繼往是故園價倘
欲鄙句為博猶能搖屑鼓舌誦伯倫之頌唱子
美之歌也

要友人

登高落帽皆為風師雨伯阻之雖病齒少飲安
能鬱々獨抱膝坐屋子下對淋漓手駝蹄已熟
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卷倪宗正

鄭善夫

善夫自抵家削跡荒村與野老無別近哭
先皇帝一進城耳又家食朝餽暮粥飲水甚甘

也天下將太平吾輩耕蠟釣海何遑不樂秋末
天台諸友欲往少谷遂為羅浮之行非湯說也

與揚東濱

陸深

深南來一行人皆賴庇粗造輕舟軟輿上下山
水間如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
都丹崖碧潭隨處而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
立白雲英々卷舒其下剗削點綴疑有神工鬼
斧不可名狀每々忘返悔不強東濱來共此為
之悵然

又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船載鼓吹同汎何如昨至
湖石數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塊新涼能過我信
宿留乎兼製隱居冠服待旦夕間命下便作山
中無事老人矣

又

僕出巡將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大率太行
西麓為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州
縣城堞外四面皆山也五臺尤靈怪而長松喬

木高下森矗如虬龍肩輿只行樹杪也六月須
挾纒都無暑氣尚欲抵雲中觀漢武帝五將軍
出塞之地上醫巫閭然後南還耳

又

僕夜歸宿山中晨起觀初日散影遙田滿地皆
白雲以軟輿經過瀟漫霽沐俯見城鄙此身真
在天上須臾扁舟亂流還坐南榮映日從兒子
寫藻書一兩段方啜新稻飯一盃此樂恨不與
東濱共之急足報去能乘輿來此一話何如

尺牘卷之五七

六

荅黃起亨

魏校

久不挹碧梧翠竹之姿時入懷挹鑑湖風月無
恙否雲霞出海其樂何如校多病杜門聊以拙
自脩時出觀化俯仰宇宙氤氳寥廓欣然會心
物我俱忘觀來書似猶以舊事芥蒂願開拓萬
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譬猶閑雲在天濤漚在
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語曰達人太觀無物不
可狂言何如常甫久不聞起居煩叱姓名致意

與霍渭先

別後有懷高風退而賦隰桑以見志不識以何
日覲 天頽對天第一義安出信嚮何如儻有
未合願益存誠潛思以求感悟天下之事若從
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也從太和中
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春而生常為之主乃可
合德造化也

與支孝先

昔聞論及華人農惰而不知耕山有葛而女不
知織養蠶矣而不知治繭水中有魚而無漁師
吾因贊曰若興此數利此廟食百世功也願為
蒼生汲

與鄭希大

初八日鼓柁橫絕大江乘汴船渡淮過此則天
下南北形勢分矣地多遺利故民窮甚於吾鄉
沿途每接士夫好為苛禮而少真率自度吾輩
懶折腰人難諧俗出既無補於時而屑一往來
江山相近對之不無愧色何日始得相攜而撫
孤松也

與張含

楊慎

年來萬慮仄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
招罪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侵筆硯神
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盃夕燈一
盞作在家僧行迺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與劉繪

策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戎瑟居得以息黔
補剛自惟干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殲矣故
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且文有仗境生

又牘卷之五十七

八

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名田僧
超為壯士歌宋子京脩史使麗豎躡椽燭吳元
中起草令遠山磨險糜是或一迨也走豈能執
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
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
不可不聞此言

與王中丞

文徵明

伏惟臥護閩浙甫及歲暮風聲所被遠近肅清
屬茲多事厭難折衝良亦勞止比聞江臯撤警

幕府燕閑台候萬福徵明犬馬之齒八十有四
容髮衰變日益頽墮待盡林間無足道者

與皇甫子循

許宗魯

不才歸田以來放達自居以跡嗣宗參侶謝鯤
惟求晦廢奚恤指誚竊意釋櫟苟全冀以長年
耳何知郊畿小警遂厪簡書騏驥之選旁及
豕鹿奔赴皇々復蒙譴罰竟膺一秩奉衛陵
園揆之初心大不類矣勉事冠裳整頓舊態老
嫗再醮新嬪是師良可醜也

及膺卷之五十七

九

與林希元

張岳

奏已行追之無及亦不必追欽州林用武之地
尊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

林欽征
安南

答吳邦貞

胡侍

雲罕風於俄傳西邁虛伺累日渺烏莫懷儻在
及情誰能無憾使者忽至遙辱寄聲敵敵舊論衰
意殊不淺子以程期悠迫祇役弗遑匪遺決也
平涼氣勢高寒山川雄美崆峒朝那名超圖讖
黃秦雖邈徃蹟猶存暇日登臨足暢幽志但公

族頗繁供億多負催科酬應不免為勞耳

荅劉致卿

僕褊紱歲久分同死灰新貴之人多非舊識蓬
蔭戚施之態心復惡之是以一值未同輒意緒
落不能巧發寒溫語直拙之性卒難移奪故
能閉戶忍貧藪詣炎路間有枉訪亦不逢迎匪
敢自詭高尚以附掃軌鑿坏之賢直不受俗眼
相白耳足下於僕既關盍簪之歡又隔雲泥之
跡而神交千里辭竭兩端曠覽超然驪黃是略
破觚越俗汲世憐才萬逾久要情存莫逆在古
賢已難有胡今之人而能然乎無以勉副大雅
仰酬高誼致足愧也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八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寄余懋昭

明王廷陳

僕林居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薰詞賦小
技亦無足煩其思惟紆其棕寄也每引曲自遠
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踈為懶不敢為狂為拙
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傲懷三閭
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
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僕則偃
臥卧不為夢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
保慶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
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略也子亦欲聞之耶

吞劉儲秀

冬首復聞旌節暫駐江干僕以臥病無緣蒲伏
候謁乃薰返棹必得扳留野人理釣臨江磨刃
向鮮侵晨起除飭內治具玉趨在瞻松桂舍色
而執事又以間道直趨會城雲雨虛無延佇徒

切使我林壑無光罌罌見嗤世路莽蕩再覲何
日

卷八

執事結侶張筵虛左為敬崇榭曲房綺席屢改
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羲和既逝蘭膏
嗣輝逸興狎棕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絕
俠氣溢於四座餘歡庥於胥輿斯貴人靡麗之
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上楚王

尺牘卷八

二

獻歲發春元夕且及華燈預製火樹夙成輝焰
蘊而俟揚絲肉奮而思御將使月現重輪烟呈
五色籠飛星於几席生彩霧於欄楹透驚雷於
綺疏備生品於采繪而又敬崇大雅招集楚材
於是藻水為醪大別化肉棄餘之沾輿臺鼓腹
誠 君王壯麗之極娛也陳何人斯亦獲濫竽
書幣至門倉皇拜受即以告諸先廟侈諸親交
巾車既脂征徒已飭而節神妬賤寒疾忽膺呻
吟伏枕神馳念往若以 君王之惠得免溝壑

之憂則伏謁殿庭周旋觀沼日以狀朝雲而譽
雄風固有日矣

與柯分巡

顏木

奉面諭中丞公慕興志誤欲召木充筆研之役
連朝貽愕神魂如失十數年來躬親穡事書史
文學塵積蛛網重以體貌山野禮數迂踈少加
約束則心煩性懊輒至流汗譬之林藪放逸之
物一旦羈絆籠絡之將有性命之憂非但不食
不飲而已伏望明公俯垂仁惻曲施風便早賜
轉達善為我辭

尺牘卷之五十八

三

答袁永之

高叔嗣

金門多暇持戟自造勉事 聖君流聲當世使
僕夫得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
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犂烹
以享神枯魚燔而名友簞笠在戶桔槔空懸濁
醪相命擊缶長歌茲亦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
所與也言不盡意努力自愛

復劉司空

袁素

今晨慧公過峴山樓居始得夏秋書問僕罪禍
之人百憂千慮無可言者分當縱放山水間近
者臨安天目富春嚴灘遠則天姥赤城一一游
之陶朱五湖子長萬里豈獨昔人耶長興去此
半日路耳屢欲飛棹伺候門屏一憩甯中邑鬱
之懷恐公復趨溧陽乃不果耳九日有客期登
碧巖聞此地有瀑水數十丈殊可觀公嘗游否
奉錢太常

陸粲

江西事辭染獻吉 朝廷何以處之昔人論孔

尺牘卷之五八

四

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庶幾
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矣乎

與李仁甫

僕以踈鷺獲戾 清朝期月之間再下詔獄猶
蒙 異恩得全要領雖沈淪異域固沒齒之幸
矣惟昔與兄輩周旋玉署行則聯袂止則同席
以為燕々之樂當終始相保而不幾時雲散四
方邈焉隔絕頻仰今昔傷如之何比得子潛書
知子枕物故敷言勒停景仁削籍同館之厄併

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

與王道思叅政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濱韜養冲邃文章行業當世所尊仰甚盛甚盛繁性資猥下方少壯時其志所欲為者無窮而窳懶玩愒弗自矻勉今顛毛種々百無一成雖耽悅文史未淪故習然精力已大耗減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即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述作他時更取讀之乃如啖水酪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驥之老也駑馬先之固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早成良有以也

與岳厚夫

迂踈之資不遑世用甘守一壑無復他望近者不幸為匪人所薦深用愧憤追惟往日與兄冒死進言幸而聖心頓悟國論稍回此正世道開泰之會而斯人者忍倡邪說以壞之儉邪更進為善類之禍其罪上通於天矣世之君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更稱為賢傑嘗惡聞若說乃

今復欲以腥臊之餘汗辱貞士如僕死則死耳
肯以是區々者易吾初心耶

與聶豹

羅洪先

在山在家無所去取內境外境本自相緣心既
有擾湏以靜除欲其盡除必令盡忘內外俱忘
動始不動

與王提學

技能之精敏嗜好之沉濃罅隙針芒元氣盡敗
江海之積洩於漏卮此更不可不慎也其向背
輕重足以移精而易智在自察自決而已

簡兄冲

皇甫湜

時會牽局忽々歲月文章事業兩無所成此湜
所以疾首汗背皇々食寢也湜之於兄同情異
體每恐潦倒鄙文終不得一容足於七家之庶
以恨生死顧神魂恍惚各相抵牾不見實効齟
若一其志庶有成乎

與友人

僕之於詩自昔好之游詠累年稍克有悟妄謂

作者乃大謬不然久之有得更覺開朗近復探
繹豁若神解自以為枚王復起斯言當不與易
所恨其論益精知者益寡况在末微未足以振
之耳昨接輿言所稱休玄落宿之章少卿浮雲
之句冥契鄙心晚得知已良用暢發所得信然
其視埃垢細物何足復置慮思以溷靈府寄懷
倡荅二篇傳之於世亦可以無愧古人寡之二
生當自信自珍要之百年譚芭可俟

與陳約之

王慎中

尺牘卷之五

七

畢命以還耳目就俗羸病交侵檢方服食委餌
崇山餽飲清流令常飡積減當膳僅可進一盃
耳時有所營或終日不思飯氣短力弱欲要收
精吐納靜坐還形性復多語不能久默嬾嫚不
受羈束俗聲聒之便內熱意嗔舟楫邪許款乃
之音觸聲起急文史居前詞賦置後揖讓姬處
俯仰莊屈旅泊淒涼此為可慰耳

與熊過

一時同朝數子僕所得以文學意氣相周旋者

今皆以罪譴廢放或為吏議所格罷甚或天庀
不存也天於此輩人豈都無意右之抑其人皆
以聰明才敏盜竊天機播弄造物自當得罰耶
荅萬士安

區々文字敝帚自珍不知其醜頃侍應德於武
夷山中始知寡陋空踈雖文字之學猶是臨深
為高身心性情之間又不可言矣執事謬加獎
寵猶以文字故所以悚然退失而不敢承也

荅湯子重

王寵

尺牘卷五

八

家本酤徒生長鄜市入則楣柱塞目出則蹄足
攝履呼籌握算之數徹晝夜每一焦煩心腸沸
熱以故山水之好倍於儕輩徜徉湖上樂而忘
返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跣然喜僕雖
日羴鹿豕壤斷徑絕愈覺心神俱爽耳且生平
無他好頗耽文辭登臨稍倦則左圖右書與古
人晤語縱不能盡解片言會心莞然獨笑饑而
食飽而嘻人生適意耳須富貴何時誠日夕私
賀恐後之不如今也尚安望哉

吞陸之棗

承惠長牋累千百言疑僕以壹鬱得疾愛則渥
矣文則華矣然未諒乎衷也僕築室石湖之濱
山水禽魚足以自娛頗有遺世之志此休承輩
所知也一第得失何足重輕執長卿遭遇武帝
奮藻雲臺然窮年消渴婆娑茂陵之下亦豈壹
鬱不遇邪若僕以一第之故違老莊養生之旨
逐子年魏闕之戀焦心灼腸以與天競是夸父
逐日也豈不愚執足下何時過我莊居覽雲物
之華窮山水之趣徜徉丘壑游目弋釣亦且傲
然脫滓相忘江湖之上來札所謂被酒悲歌慷
慨淚下亦無庸矣况僕耶方餌木作報不一一

與何憲副

胡松

不肖如松投閒固當如公磊落乃亦鎩羽何也
豈宦海畏途不易以處固豪士之通患耶於彼
雖不容於此獲所安諒一笑於紅塵之外矣

與胡侍御

里中王進士語公獎掖至情負、不可言蓋排

山倒海之勢知非綿力朽材之所能支塞不能
不睨之而遁矣即今廢子紫微有泉可飲瑯琊
幽谷有芝可茹時與樵人牧子詠歌盛化娛以
忘貧且以忘老愧不堪遠將持贈也

與田叔禾

陳東

承諭知貴夫人捐棄不付何以為情昨計轍跡
當道楚中時與阿婦言幸且會而女兄以為懽
悵今乃已耳當還白婦共為酸涕耳

又

尺牘卷之五

十

海內同志亦有毘陵或言其抱疴食不能數甘
便欲挂冠躡屐相依荆水之上此中儻有富人
可以貸債實僅逐什一之息量粟牧鷄豕庶幾
足饘糜之養邀遊名山沒齒無憾比得李侍御
書云江南富人祇敬官人罷則無所于貸誠然
誠然眉睫之間何情不爾又望之實豎乎貧非
為病黔婁原憲彼亦何人儻得與此輩同歸耳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八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九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復張子

明徐獻忠

塵土之途以奔走為能僕不及人者亦其素心
至于閱景山壑凌氣風霞高懷放曠竒任相狎
夙昔之懷誠不敢少讓若使病輪不息發劇靡
時幻塊纍然舒轉違意則二仲在門大雅不竟
四難并合徒挹負俗之累豈不上慙休哲俯愧
高賢扒夫足下既惠施其愛僕雖陋劣敢不自
努于志文子有言太上養神其次養形審此則
紫庭玉華靈寶可玩乃知熱康之論不當至妙
持此奉會足下

與諸子

近已定計武康山深俗厚去太古不遠誠得墾
闢之勞亦何所苦縱不能上承沈麟士之踪究
竟其事亦不下堯章白石矣蒼雲碧水與草堂
照映更得足下名文記事使大字之內徐君不

死更何所多望乎

與馮息

頻年作事皆出乘興未嘗量度時力用是多致
狼狽然已列貧籍無可脫身矣尚幸貧自氣習
不復知苦屋後開荒漸成菜畦接果餽鶴時有
佳况野蔬淡粥神恬氣清不知為窮人也異日
老兄功成便用此作樣子時復徃來結社清明
重九餠勝相遺幅巾逍遙存問鄉曲與野老談
水旱習農桑雖有他樂何以加此不知老兄宵
中果曾着此念不

尺牘卷之五九

二

與吳之仲

足下高蹤曠度遂復遠謝人羣正馳宵慕何意
忽來春鳥鳴于谷中流雲宿于榻下久無俗跡
况復虛懷春韭方萌槽聲亦沸客到即醉醉即
熟夢足下舍此主人雖十日醒亦無益也

與何禮部

今鳩羅刹擾我印度諸大夫奔走風塵望視公
等為南宮列仙不可跂及以足下盛德消受得

過亦不可不自惜也別來無狀可以上塵觀聽
稍欲棄家室行乞都市傍看公等鳴騶呵護亦
浮生一樂然未易耳奉寄此語聊以克信

與王履吉

石湖志畧僕尚未見往時於姜堯童集中見范
老有括蒼烟雨樓是晚年意此及志否此老高
蹤橫絕所賴足下錯綜其事不敢不問耳僕業
已稱山人吳興九靈山中有竹嶼松門靈泉石
供足以自老更後三數年便可作湖南老僮矣
此地與足下南北相對時欲與高士韻人乘朗
月泛湖登林屋眺望姑蘓臺弔古悲世因訪足
下石湖之濱天不靳此緣終當發興耳

與楊子乘

別後甚馳想乃是下過期不來知有湖山剩緣
也向來僕亦粗遣貧加於舊樂亦過之近入吳
興山中經月方歸金山之麓發一泉玉色照映
甘冽勝常水計已津津出流下注廣畝金山多
雲氣業已名白雲泉矣安得足下過我同賞樂

之

卷陳鶴

孫陞

詩如畫意興所到形神畢具稱善畫詩又如樂
羽干在列節奏比和稱備樂故詩不得舍教調
而專氣骨畫不得遺色相而事模臨樂不得廢
音響而尋條理詩本難言然可意求格由深造
亦從調入足下其謂何日來溷、無好懷搖筆
向足下乃覺滌去塵穢動我詩神輒復傾布若
此無難作者亦鮮賞音故於足下憐、焉

尺牘卷之五九

四

遺二子

京邸交游本費酬應兄弟同為美官又世家之
子較常數倍況追逐則勞爾形神守簡避則鼓
人脣舌故應世最難量已量人處之有道士立
身務名節忠義立朝務正直忠厚毋忘先烈毋
墮家聲迺吾子也汝曹勿念我戕宦情既澹乃
又兩子之朝我嘗依慈水山廬曰父母在此將
安適今其意豈二也

卷教祭酒

王維楨

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觚稜益務不可下之節者僕亦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鷲直朴略受性已定猶僕之貌脩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闊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脫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亦嘗有以里婦之效擗聞於公者乎僕即死不顧也

荅王立道

傳言公今講學棄去文辭不理此近世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乃公柰何效之

與李主事

僕守在祠曹論四六校嚴律自其本事顧念頻歲四郊之壘農夫輟耜工女下機商旅不行吾安事筆硯間哉以故數從容談戎務究所爲破狂胡而紓中國者言者紛如卒未效實公以餉事親行塞上熟悉之矣其教我無諱

與盧司成

南中故稱卑濕北人游其土言不便者十九若鄙人之見以為男子生墮地天地四方皆所有事陸人苦舟舟子苦騎各背所習也客久習深與土人奚異

答王元美

朱曰藩

家室劫燼之餘糊口冷曹復以愆期被譴無聊中奉按茗芳訊叩頭發封喜如之何徽音在篋文貺在楫令人屏息不能當昔桓公與管夷吾謀于臺上望之者知其莒為其口張而不能歛也曰藩之拜賜得無近之乎

與王元美

吳維嶽

僕須仲秋可旋濟足下於時西來涼風漸快稍脫鞅掌偕足下登華不注狂歌浮白一嗣射柳之興耳見嘲詩惡劇饒口搏筭茶鷄繪計迺出此還當於鷄鳴閣中一笑述之見答三絕校閱委頓時披誦可作益氣散也珍念珍念

簡崔丈

凌約言

兒曹入場傳小者病不終事此正魔君設難以
試我不知邯鄲一夢雲房公先已點破淮南子
精神訓首言輕萬物則神無累輕則自忘此人
間一粒靈丹也司馬子微之論不誣矣

示兒迪知

山臣源掌銓勸塾叔夜入仕至貽書絕交我反
低頭向雲中客乞一官耶邇有曝鰓之困雖綴
行春仗與少年作隊已自覲顏更以顏色媚人
萬狀可醜浮世功名縱到白頭亦何佳趣豈若
漆園吏逍遙閒散以自適耶汝書柔勸弗再往
深合我意

與李于鱗

宗臣

憶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漸乖
眇人白髮負心梁生青鬢長往俯仰人事但可
悲嘆吳生亡賴耳目縱橫意常駕僕僕髮短心
長頗得意於此生此生矯厲非僕當之幾負矣

報沈二

洲上草堂得子培當不令穉弟白鷗怨侶青蘿

失色寒江聽雨徒勤夢思抵蘄門便與案牘作
役稍得王吳二子一破之

報陸子和

足下殊采絕調卓立羣倫會時龍變當以文章
主盟區宇青紫浮榮僅高遠之餘緒非鄙人內
所急也鄙人即日坐塵埃中寄心特遠時與王
吳二子握坐深語共策不刊外是者跡與之游
失之矣

報高子明

尺牘卷之五九

八

臥病江干頻得故人來訊雨中連榻花下飛觴
進艇長波散髮弄月紫簫玉笛颯起中流白露
可飡天河在袖此人間至勝而僅得與故人共
之

寄徐子與

我輩情深蓋自天地間一邁耳二君猶得蚤暮
半途獨使我日折腰諸貴人前鬱鬱之懷誰與
為語生非金石堪此侵鑠足下念我至甚何以
策我

報張助甫

鄙人茲歸請家君倘果五岳之志則武夷天台
之上有丹竈在焉足下能早遂初服僕將遣白
龍而候之浮世紛華已盡耳目即使白頭于此
亦何佳况草木同腐壯士恥之故人知我當不
訝其言之迂也

報子與

裨將來辱書抱讀臨風碧雲秋色侵人矣足下
須命毛穎先生數百坐石上待我二人顯石也

尺牘清裁卷之五十九

尺牘清裁卷之六十

吳郡王世貞編

王世懋校

與王元美

明李攀龍

足下贈子與長歌十絕句大自氣色遠盧枏在
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足下海內獨步茂秦瑣
瑣木彊十倍不及也知言哉至所贈子與文又
漢人以下不能矣攀龍則不以示盧也

又

尺牘卷之六十

一

元春書

張戶曹持書來云足下高會未嘗不念攀龍也
戶曹生得出足下左右者不久而又以使行則
無異聞鈞天而蘓猶嘈々耳前爾許趙州乃在
郡齋中出足下贈章時攀龍且醉晚々把誦不
覺髮上指矣悲壯哉張氏園五言諸篇攀龍一
人能作爾設令何將軍園詩亦當鴈行避元美
元美自愛宗吳而生晚下不苦纏牽各千里駿
也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豈謂公等哉

又

祇役信者遂滯音問可無渴心耶得一郡如斗
大龍也固為非人哉夏月訖息日游園中時々
拋書晝寢君子之至於斯或不見也

又

秋高酒醺極思携元美子與輩飲燕市中醉為
吳歌相枕藉股掌間也而不可得又不能奮飛
為李何君甚邇歎滑每能聞謝客新詩滑令張
佳胤亦美士也嘗扼腕自恨不得見王生嗟々
一時傾蓋遂成曠代之遇精元契合氣數適值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吾弟少年名家子激清風
於千仞愈益振響矣唯時掖進勿負聯璧之約
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又

真定邱中開械知元美病殊甚即驚愕不識所
措手不覺吞聲賈涕矣元美素健如鬻馬何至
此哉嫂免身一男子太自慰情幸無恙當強粥
也示詩泉激如秋兩真不可讀竟歌諸婢愴然
矣憊困之餘非此人無此語也

又

辱諭兼得奉揚佳篇於指掌中見元美近事何似攀龍業已濩落不為齒柰何元美亦復在睢猶泮渙之間徒借姓名重它客也明卿譎矣吾道錯莫攀龍不去難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為衆所急攀龍却國吏當未減也此殊悞

又

足下亡恙河間邸中夜臥誰為搔背痒也月朔高戶曹出元美登盤山詩及趙分司所乞贈篇

又贈李

三

爽然矣高似不解其語沾沾自喜爾渙陽以來出入上谷間所由邊塞將千里今不知作何語何以為寄

又

太行在七月固自秋色何意使者乃能就李生於此然攀龍尤不柰饑渴元美何直欲披髮相飲河翔始快於心耳邢州守臣無狀圉輒空虛即屬吏亦不能具十大獄上使者使者據牘操鉛槧崇朝力爾今豈無班班河間作苦乃李

生日閉却齋曲肱自愛又柰何

又

向見紫髯魏從事併念足下不識玄德夫人當如孫仲謀面孔否也

又

日者攀龍與足下握手上國二三子不皆夙夜在哉今未及暮月削跡四方矣人生何可知也視郡後愈益相念然無柰奉、折腰貴官前作舊態何何攀龍之頑鈍也月旦當冊績詣司勳

及牘卷卒

四

倘太夫人法不有誥章則僕有御板輿而去耳

又

河上一別黯然自失歸臥閣中沈頓如疾不意東吳菰蔞中有如此情人也宗子相書柔果有深意似妬我太行之游者老母幸足以當

帝恩月翔 命下矣

又

杪秋登太華絕頂信宿玉井上夢見元美明卿蓋二十七日也比及舍重得元美書自慰而雄

篇盈把矣大閱五家兵奚減携徐卿東望大海
樂乎

又

屬報貽兒書未浹旬使者又持問至何見存之
亟也不佞業自廢曾無意出對客頗得元美一
詩伏枕耳罷官行豪執豪於罷官矣辱豆籩自
遠却致腊二十箇秋石二兩握杞秦歸一斤

又

何物作驚人語如此太華既以不佞生氣可以

尺牘卷之六

五

岱宗而不遇元美乎僕秋色中欲過絕頂未知
更能作何語孔邇德音當縷々此中

又

旦起視潛苦屬且疇焉而使者以珍至矣安能
復讀寒溫語剖橘削筍藜藿屏廢果臝就飽也
柰元美何幸為攀龍賦一田家行俾主人得和
歌猶之干旌也

又

徂暑之月蓋不佞祇役上郡道中忽隸自山東

來持元美報書及郵卒自隴西以小馮君所致
元美遺僕書各至發之如見元美也詩凡十有
四章咄々生色矣時攀龍披髮據胡床高坐以
奏江湖太華之篇則飛霜自塞外來翔氣逼人
肌骨胡笳頓咽代馬躑躅也悲哉豈齊音故有
騶生之風耶秦漢以還三千載乃有物如此攀
龍且歸矣許長史猶在人間得足下書輒馳示
攀龍云足下視管鮑直賈豎耳

又

元美無恙兒女之情須為自禁抱一惡乃至無
復佳夢如此不佞偃息之民業且治幽憂之疾
非足下旦夕相存何賴焉此語殊不利於大司
馬且謂攀龍非人也

又

明年一切謝絕客不然恐海鷗有不下之色也

又

足下云々欲僕辟地他邑未嘗一日忘之將買
山城南樓巖谷中不則杜門而老焉終不能復

見顯者矣

又

元美念攀龍甚珍也辭曰起宅即戴安道當柰
却公何寄示二樂府以漢人語掇時事如舊有
之殊見國風非攀龍可及也憶東郡醉中促膝
談不佞詩者縷々至今服足下裁鑒然得其旨
而忘其辭足下可為布之篇章得置座右龍也
雖耄猶可折蕪使也

又

尺牘卷之六

七

不佞業已自廢有高臥鼓腹而已不欲見客也
長史嶽々數語興復爛熳矧伊人執獨恐元美
不能自禁耳青乘元美自異何更屬不佞

又

足下兄弟聯翩薦䟽嚶鳴 聖朝二三子與伐
木之嚮西游自輕贖君乃欲相吏耶敬美乃負
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々欲作江
南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柰何不善備之也

又

所答子與書非敢以為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
又不出是讐君也先是姑蘓卽中夜語時元美
兄弟在耳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薄喉者久
之上觀下獲業以前出慮二少年見以我借魴
為重而乃為是諛故卒不敢發虞翻有云天下
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則不佞猶可恃者在也

又

元美亦復入少年場乎然後乃知不佞腰骨作
苦事竣當歸故山請為君賸淵源倡首如何

又

尺牘卷五

八

往夜別足下似不與不佞此行者不佞信何功
德乃敢玩世自以作達坐冒危殆逮誦四詩乃
為狂奴兩名指天上一星聊作使中原紫氣渡
江來不當如是耶惟茲雄唱得和愈傳出處所
關後賢是厭不即付一介者須起居與居也春
深不任秦中故態飛揚之甚竟當成一妄夫無
疑矣

又

攀龍巖穴不深致有是役孟浪如何即小草渡
江數月作秦中故態再効元美以復此踦然已
不免畫蛇之誚矣足下視我豈非一失計之窮
交乎幸出會諸舟中姑慰故人十年跂予之情

與王敬美

更不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美形氣故相類孔士
亦安可輒定交也北行諸稿老筆餘勁實嚴具
體千里長風已在蹄下所願搏轡曲折螳封斯
秋駕之技已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視猶元美也豈以友于一堂為
可慰藉斯人二三子遂願交驩此自足下載錫
之常耳柰何兼鍾並毓維天是私崛起鴈行翱
翔氣類使不佞媵焉有意乎其來者願子遺病
夫處身僻左所不聞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
間不忘有何指趣如諭督過乎

與徐子與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予小草渡江不勝故態

復作之甚敬美欲復作達飛揚自喜維夏尋且
謁選再窺元美亦恐不能堅臥旦巢阿閣暮翔
千仞當與不佞同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
馬之齒尚堪善後願止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
何害焉此攀龍不自知其不可者敢布腹心夫
玩世之難於辟世百倍也則不佞是勉自苦矣

又

佳篇答歐文學以下如篋裏夜光等語非元美
不能也足下必自駭之乎何繇而驟造此廼亦

尺牘卷六

十

文章老自神耳吳越一撮土有兩生奉一不佞
鼎立中原比肩千載圖盛事者邪許殿卿促不
佞之官殊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
旋鞭弭也昔在貢禹賣田以赴綽剗之會未聞
王陽為出黃金以裝其囊中乃左史餽贖盈鑑
亦難矣

與俞仲蔚

惟梁若備狀起居以躅禽尚古之逸民願執鞭
矣私懷偃蹇敢謂氣類亦自一老諸生在田間

者耳華山圖生韻古澹披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不但前輩多賢新穎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已克庭矣謹附謝章取和諸以惟梁君

又

傾仰重名三十年于茲矣只尺貴廬自貽伊阻
然徃來皆以夜過遂不敢請之舟中以取晤當
時而重不佞慢賢之罪徒有式臚翹注而已柰
之何唯是齋致片牘以聞所幸裁赦不宣

尺牘補遺

賜婕妤

自以親婕妤異於它人故不能不深相過望前數以顏色不平
應對舒遲為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見親幸時老母在堂兩弟
皆簪金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妤母弟尊哉今過蒙譴
獨奈老親西弟何見婦女集

報諸姪

班婕妤

記言屬見元帝所賜婕妤好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棕但鍛鍊後
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謝實若家人夫婦相
予書矣故畧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與子琳

孔臧

侍中安國羣臣中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復掌御唾壺朝廷之
士莫不榮之

答耿純

光武皇帝

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
受堯舜之罰者不能凌已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純
當就國高陽以涿守其有仇自列故改

與丁孝正

張謏

尺牘補遺

吾聞班固善王孫之省羹惡始皇之飾終夫保以矯世君子弗
為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
於當世不亦優哉

與兄弟

趙嘉即趙岐

大丈夫道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
立一圓石於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
命也奈何

與李幼才

張芝

弭仲升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有新豐土所當出
也

與張叔威

傅幹

吾與足下義結統素恩比同生

與張季景

葛璽

夜從劉伯宣舍西垂過龔家無飯噉燭蠟

與梁相

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

與諸卿

孔融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
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為妄矣若子所執以為郊天鼓毋當駢騷
之皮寓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與張裔

去婦不顧門妾非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恥想
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許靖

竊見處士綿竹秦安應山前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
緜袍也

與孫權

魏文帝

今因趙咨奉石蜜五斛

與羣臣

新城孟太守道蜀耽羊鷄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飴蜜

吞下蘭

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生事
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帝為王太子蘭上賦頌德

與劉曄

劉生帽裁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眼

人牘補遺

二

與曹植

明帝

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糞許又啖肉多少見
王瘦吾甚驚宜當節食加餐

與弟

毋丘儉

今別致絳二百疋可以供送葬之事纁繒也

答韓文憲

應璩

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五十始陟師門朝聞夕隕聖人所道
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加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榮忘食
之樂下踵寧子里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視富貴之榮取
金紫之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與諸葛亮

孟達

貢白綸帽一以示微意

又

今送綸帽玉珎各一以微意焉

與許靖

王朗

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廳事上共論道足下至於通夜不昧忘
倦饑渴已已

與曹植

劉楨

明使君始垂憐象意養眷日崇譬之疾乃使灸農分藥岐伯下
針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營魄自盡也

吳吳榮

應龍以屈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翽於天下外潛鱗
於重淵也

與容

虞翻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指雖鰥不生鯉子此子似之欲為
求婦不知所向君為訪之勿怪老癡譽此兒也

與山濤

晉司馬攸

太子中庶子東宮職加侍接左右宜誠德萬粹有行檢之人必
允眾望

與傅咸

楊濟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太重以為怛然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
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燠為佳蘓治瘡止急痛故寄
往之漢晉時尚書丞郎有過輒杖咸時為左丞

吞楊濟

傅咸

違距上命稽傳名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罰撻良用戰悸
何復以杖重為劇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瘡可數治也

尺牘補遺

三

與袁甫

華譚

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
不長揖孔明長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翮瞻長塗
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與弟雲

陸機

仁壽殿前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看庭中向之便
寫人形體了一恠也

與天公

劉謚之

昔中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燒其
廬水突壞其園由是行無擔石室如懸磬

吞孔珠

王佐

尋此鞶囊是內則施鞶之遺象此為箴線之屬非朝服所宜着
為太子與宮臣

吞會稽王道子

殷仲堪

朝廷遂為吾營宮室領省不才而大興役費深用愧惕冬氣已
應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監殿舍人一月費酒肉稱勞賜之吾蒙
月俸錢上生塵無所用之可以供事

吞會稽王道子

殷仲文

所致王珣光潤清越

與兄弟書

晉女淑

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剝女幼未笄是以僂俛求生長育
二子上奉祖宗之祀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慙色
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
我于上晏嬰不以白刃臨頭改正直之辭深寡不以毀形之痛
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兄弟備托學門不能匡我以
道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與崔元

魏盧璇

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郡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戴叔鸞黃
坐見逸文祖此皆哀世之悞行也

與傅伏

周武帝

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御郡公以金馬腦
二酒鍾為信公宜急下伏辭不受命

卷刑文備

孝敬太子

願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徃在幼年未
開將衛竭誠就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壺更積加以趨侍舍
允溫靖朝夕承親無自專之道遵禮以養為先所以屢闕坐朝
時垂學緒公潛申雅勗式薦忠視敬承來請良待宿志撫躬三

省感愧交深

尺牘補遺

四

余所編尺牘自謂隋氏之前無復遺挂矣既刻成而意有
未盡旁搜稗史復得四十條令劉孝標陸澄為之當免此
失因書以志余愧

尺牘補遺

尺牘清裁後序

夫文之近事理會人情剴決
剖悉算善於書箋表章啟奏
記尺牘皆書之沿也而尺牘
之用最繁其體最簡何則賓
主交酬書不盈尺或事須憑
几而辨或辭緣倚馬而就既

後序

無関浩汗而雅有思致使攬
之者易盡而味之者難窮非
夫巧於用短其孰能之故曰
體簡而用繁是尺牘家之言
也若孟公之親踈有意靈寶
之五版茲答斯皆其人矣六
朝以還談者務以論議為宗

不復明短長之用尺牘悅此
詘焉西蜀博雅君子楊用脩
氏始輯是編肇自左史包兩
漢迄六朝而止專以雅辭叙
登荅之旨而已中間繁者略
損而就簡遂使琳琅鎔陳典
刑載見雖五生論衡寶恍於
中卽裝卽詔林傳寫於都下
方之是編曾何足云稍恨世
次多舛褒銘之外不無挂遺
家兄元美讀而少之爲慙齋
其次多所裨益且使唐宋迄
今片言之長咸得自附簡編
之末彬彬盛哉尺牘以束於

人備復生固當不易

一 瑯琊王世懋敬美有

大牙無後先齒有蚤暮一先朝露伊

碎金蚤登汗簡既乃于鱗云逝宗匠失守家

推車遺裁妙簡登選緣是博極載籍益加採錄

初矧十饒六七乃知挂漏寧獨用備惜

力余手寫隨寫隨校遂積月日用意良勤矣

采而後乃不更辦間煩名筆益光後乘辟猶長

嗽蔗當令覽者無倦耳

小夏六月世懋再識

